



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

(德) 尼采 著

◎ 杨东柱 王哲 译 ◎

只有服务于人生的历史
才是真正的历史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

(德) 尼采 著

◎ 杨东柱 王哲 译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 / (德) 尼采 (Nietzsche, F.)
著; 杨东柱, 王哲译.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10. 2
(大师小讲)
ISBN 978-7-200-08107-7

I. ①历… II. ①尼…②杨…③王… III. ①哲学理
论—德国—近代 IV. ①B516. 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39007 号

• 大师小讲 •

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

LISHI DUIYU RENSHENG DE LIBI

(德) 尼采 著

杨东柱 王哲 译

*

北 京 出 版 集 团 公 司 出 版
北 京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 bph. com. cn](http://www.bph.com.cn)

北 京 出 版 集 团 公 司 总 发 行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 京 京 晟 纪 元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

850×1168 32 开本 4.5 印张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0-08107-7/B · 160

定价: 10.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63973790 010-58572393

怀念“小书”

今天大家读书时间越来越少，书怎么反而越出越厚？以往老一代学者写的“小而可贵”的书，今天为什么再也见不到了？

这个题目，也可转换成“图书该如何减肥”。现在的图书，越印越漂亮，完全“与国际接轨”了。可每当有国外或港台学者慨叹中国出版业进步神速，书出得比他们的还精美、还好看时，我都心里有点打鼓。

不否认最近十年，中国图书在书籍装帧方面有长足的进步，我担心的是，这种华丽背后，有着对

高码洋的刻意追求。各出版社都在努力做大，拼的是码洋而非利润。整个是粗放式经营，跟我们的工业一样，拼原材料，看 GDP，这样做隐患无穷。图书品种增加了，总印数却反而减少了。在我看来，若总阅读量不能提高——即全国人民的有效读书时间不变，那么，减少 2/3 的图书品种，一点都没有问题。当然，这只是比喻，不是鼓励新闻出版署管制书号。因为，那样卡下来的，说不定正是民众最需要的读物。你怎么能保证不是劣币驱逐良币呢？所以，减少出书品种，这话我不能说。

我能说的，是跟这密切相关的另一种“减肥”。在我看来，图书的过分臃肿，已成为中国出版业一大通病。现在如果评奖，评委一般倾向于“厚重”的——既然你我都没时间细读，那就只能看“分量”了。十万字的，肯定不如百万字的，人家书写那么厚，肯定下了大工夫。以致养成这么一种风气，似乎没有四五十万字，作为学术著作，根本拿不出手。

记得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 年出版，也就五万字左右，钱钟书对周书有所批评，但还是承认：“这是一本小而可贵的书，正如一切好书一样，它不仅给读者以有系统的事实，而且能引

起读者许多反想。”称周书“有系统”，有点勉强；但要说引起“许多反想”，那是真的——时至今日，此书还在被人阅读、批评、引证。现在的皇皇巨著，却很少有人愿意阅读，这不能都怨读者懒，也有作者的缘故，谁让你把书写得那么没趣——我没要求学者都到电视上“学术说书”，只是希望著述时稍微讲究一下剪裁，抵抗那种以“体积”取胜的风气。

记得1980年代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刚出版，被人挑了好多常识性错误，据说冯友兰先生说了一句：这是一部大书。我当时听了，如醍醐灌顶，除了理解冯先生的主张，读书识大体，不过分纠缠于细节外，更重要的是，明白原来书不以“厚薄”定“大小”，一本十几万字的书籍，也能被称为“大书”。

现在这种“小而可贵”的书籍，到哪里去找？记得前些年三联书店出版“三联精选”、北京出版社刊行“大家小书”，还有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袖珍经典”，销售情况据说都很好。可你仔细看，那都是过去老一代学者写的。我们这一代，似乎不习惯写这样的“小书”。

1994年春，我作为日本学术振兴会的访问学

人，住在东京大学，经常逛神保町的书店街，有感而发，后来在系列随笔《东京读书记》中，特别提到书店里铺天盖地的“教养新书”。在日本，“新书本”指区别于“单行本”的42开平装书，其主旨是追求“专门知识的通俗化”，也就是“岩波新书”发刊时所标榜的“现代人的现代教养”。选题适时，切合读者需求，撰写者训练有素，以大手笔写小文章，再加出版社推波助澜，这才有了日本出版界各种“新书”的繁荣。上个月，我到东京开会，再次光顾新宿的纪伊国屋书店，依旧是那么多新刊的“新书”，让人应接不暇。我把这种出版策略总结为：快节奏、大容量、粗加工、浅阅读。比起价格昂贵的“礼品书”（最离谱的是黄金书）来，日本人价格低廉、讲求专题与时效的“杂志书”，我以为更符合现代都市人的阅读趣味。

好些年前，我就曾在不同场合鼓吹，建议出版界认真经营此类小而有趣的“新书”。开始还有人跃跃欲试，后来全都落了空。为什么做不下去？第一，政府的书号控制，使得各出版社有所顾忌。有的出版社甚至明文规定，每个书号必须赚多少钱。第二，书价低则利润小，必须是品种多印数大，才有利可图。第三，我们已经习惯一锤子买卖，不擅

长细水长流。每年都印，每回印数不多，那必须有长远规划；而我们的出版社不是私有财产，谁也不知道，明年到底谁当家。第四，学者也不适应，没学会对着公众讲述专门的学问。第五，博览广收，时刻准备追求各种新知，以“阅读”而不是“收藏”为购书目标，甚至不惜看过就丢——这样的读者群，还没真正形成。

陈平原

《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是尼采《不合时宜的考察》一书中的一篇相对独立的短文。提起尼采，人们不禁会问，他就是那个主张“权力意志”，提出“超人理想”和“永恒轮回”，要求“重估一切价值”，并且敢于宣布“上帝死了”的“天才”或“疯子”吗？是那个被称为“法西斯主义思想先驱”的哲学家吗？对，就是他！他被认为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开创者，同时也是遭受误解最多的哲学家之一。尼采较早开始批判西方社会，当人们还陶醉在近现代文明所创造的辉煌成就中时，他却反其道而行之，从宗教、道德、哲学、历史等领域开始了对西方文明全面而深刻的批判，这些深邃的思想主要集中在《悲剧的诞生》、《不合时宜的考察》、

《快乐的科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等著作中。

在19世纪70年代，德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然而它在政治、文化、社会心理和思想等方面仍然处于深刻的矛盾与紧张状态之中。尤其是普法战争后，尽管德国在军事上战胜了法国，但是它的文化在俾斯麦政府的统治下潜伏着许多危机，教育也存在着许多病态的、畸形的现象。为此，尼采对当时德国的现实进行了深刻的反省，陆续写了《自白者和作家大卫·斯特劳斯》、《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教育家叔本华》和《瓦格纳在拜罗伊特》四篇文章，汇编成了《不合时宜的考察》一书。本文便是此书的第二部分。

在《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一文中，尼采充分地考察了历史与人生的关系，指出只有服务于人生的历史才是人所需要的。他把人们对于历史的态度分为三种，即“历史的”、“非历史的”、“超历史的”。所谓“历史的”就是把过去作为一种存在，但这种存在总是给人们造成沉重的负担，使人们承受着过去事物的重压；所谓“非历史的”就是能够遗忘过去，像动物一样，不被过去的事情所束缚，从而找到真正的幸福；所谓“超历史的”就是认为

世界在每一刻都是完美的，实现了目的的，抓住现在才是最重要的。

在尼采看来，人生需要历史。根据需要的不同，历史可划分为纪念性、怀古性、批判性三种。纪念性历史属于积极努力的人，他有伟大志向，需要有榜样、模范来激励，但在同时代人中又找不到，所以他只能诉诸历史；怀古性历史属于保守敬畏之人，他对历史充满敬畏，而历史对他而言是神圣的，他保存着历史遗留的东西，并把它们传给后代；批判性历史属于痛苦而要从中解脱的人，他时刻对历史进行批判，并从中得到力量以摆脱痛苦，过正常的生活。这三种历史观只有在各自适当的条件下才能产生。人们应根据各自的情况运用历史，从而服务于自身。

历史对于人生而言是必要的。但是，过量的历史则是有害的。它减弱人的个性，阻碍个人与整体的成熟，导致利己主义，并且把人们变成远古时代的追随者。正如歌德所指出的那样：“我憎恨那些只能教训我但却不能丰富或直接激励我行动的一切事。”尼采对于过量历史的态度正是如此。而克服过量历史的方法就是采取非历史与超历史的态度。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够建立一个令人满意的现在。

尼采的《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一文为人们看待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与黑格尔历史哲学所宣称的“人应该服从于历史发展”的观点不同，尼采指出，人不应被历史尤其是过量的历史所束缚，而要从历史中摆脱出来，使历史适应人。只有服务于人生或人的需要的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可见，尼采的历史观突出地强调了人在历史面前的主体性，他使我们意识到，人们自己是能够把握历史、驾驭历史的，也是能够在历史中创造自己的人生。这种理念对于那些深陷于历史泥潭而又无法自拔的人们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对于那些渴望创造自己真正人生的人来说也是一种莫大的鼓励。由此可见，这是一部值得仔细品味的著作。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英译本《不合时宜的考察》（*Untimely Meditations*,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中的相关篇目。由于译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翻译或理解不当的地方，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杨东柱

2009年3月

目 录

译者序	1
序言	1
第一部分	4
第二部分	17
第三部分	26
第四部分	34
第五部分	44
第六部分	54
第七部分	68
第八部分	78
第九部分	90
第十部分	107
跋	121

序言

“我憎恨那些只能教训我但却不能丰富或直接激励我行动的一切事。”歌德的这句话大胆地表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道理，恰好这句话为我们讨论历史有无价值这个问题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在这里，我力图去说明为什么教育没有激励作用，为什么知识阻止了我们的行动，为什么作为一种多余物和奢侈品的历史——正如歌德所言——会激起我们强烈的憎恨。原因很简单，我们仍旧缺乏最基本的需要，因为多余是基本需要的敌人。不可否认，我们需要历史，但是我们的这种需要完全有别于那些在知识花园中无所事事的人。无论他们如何傲慢地看待我们粗糙而简洁的需求和痛苦，我们都与他们截

然不同。换句话说，我们因生活和行动而需要历史，而非为了逃避生活和行动，更不用说是为了美化自私自利的生活和懦弱、卑鄙的行动。在这个意义上讲，只有当我们服务于历史时，历史才能服务于生活。但是，这种践行和评价历史的方式会使我们的生活衰退和下降：这种现象将和我们有必要去描述的当代社会的一些显著特点一样，会使人们感到痛苦。

有一种感情一直困扰着我，我试图去描述它，并通过把它公开来向它发泄。有些人也许会跟我说他也有同样的感情，但他对这种感情的纯洁性和根本性还没有深刻的感受，因此还不能充满信心地用足够的经验来表述它。也许少数人是这样想的。但大多数人认为，它是一种完全荒谬的、别扭的，并且被绝对禁止的感情。并且他们还认为，我通过这种感情证明了自己不值一提，尤其是与最近两代德国人所表现出的强大的历史方向相悖。然而，恰恰是这个事实使我敢于自然地去描述我的感情并公之于众。而这一事实，没有伤害反而促进了普遍正义的存在。因此，我会得到很多机会对上述的“历史方向”大加赞扬。但是同时，我也会从中获得一些东西，这些东西甚至比礼貌更有价值——我会采取

公开地接受教育的方式，从而得出关于我们时代的正确认识。

这些观点也许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我试图把我们时代引以为自豪的东西——历史教育——理解为我们时代的危害、弱点和缺陷等等。我相信，我们正在经受一种日渐衰弱的历史狂热病的折磨，至少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如果歌德的话是正确的，即当我们在培养优点的同时也培养了缺点，那么众所周知，过多的优点——我似乎觉得我们时代有过多的优点——正如过多的缺点一样，同样会葬送我们的民族。也许在这里我将会清楚地说明这些。为此，我将毫不掩饰地承认：第一，折磨我的这些感情主要来自于我自身，而来自他人的主要是为了作比较；第二，在某种程度上，我是一个远古时代——尤其是古希腊时代——的学生，而不是我们时代的孩子，我有一些不合时宜的想法。作为一个职业的古典语言学者，我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因为我不知道，如果对我们的时代没有一个“不合时宜”的思考，古典语言学在当代还有什么意义。也就是说，为了未来时代的利益，古典语言学仍能跨越时代对我们产生影响。

第一部分

看看那些正对着你吃草的牲畜，它们辨别不出昨天和今天的区别，只是边走边吃草、睡觉、反刍，就这样从早到晚，日复一日。此刻，它们也许被愉快或不愉快的事情束缚着，然而，它们却从来不知晓忧郁和厌烦。对于人来说，发现这些道理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人自恃拥有高于其他动物的优越感，但与此同时他又不得不羡慕动物无拘无束的快乐。人渴望像动物一样地生活，没有烦恼和痛苦，但这些渴望都是徒劳的，因为他根本不愿意像动物那样生活。人也许要问动物：“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而不和我说说你的快乐呢？”动物想要回答说：“因为我经常很快地就忘记我想说的话。”可它把这